

空戰實錄

新力叢書之一

✓黃震遐等

新力週刊社編印

新力叢書之一

空
戰
實
錄

黃震遐等著

新力叢書之一

錄實戰空

著者 黃震遐等

編者 新力週刊社

浙江永康派溪

浙江永康派溪

發行者 新力週刊社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實價：國幣七分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空戰實錄目次

卷首·····	一
空軍壯士閻海文·····	三
副隊長沈崇誨·····	八
十二分鐘內的收穫·····	一五
遠征·····	二一
再來一千個加藤·····	二六
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隊全軍覆沒·····	三五

卷首

中日戰爭一爆發，誰都憂慮着天空的襲擊。日本軍閥心目中的我們的空防似乎是一張薄紙而已。但是「八一四」杭州上空敵我的初交，就顯出我們空中英雄的身手。接着來的是一連串空中勝利的紀錄。單是今年四月的一月份內，敵機被我擊毀的就有一百另九架，敵空軍人員在我境內死亡者也有九十五名。這不但是倭寇意所不料，列強也瞪着眼，注視於我空軍的機敏與勇敢，發出讚嘆。我空軍不但盡了守護的責任，還屢屢給敵人以可怕的攻擊。我們空軍戰士的熱血狂溢着，滲透了飛機的鐵翼，使牠們有了非常的生氣與力量，使牠們掃蕩了空中的羣魔。戰士的血是一切力量之泉源。我們該對戰士們致最大的敬意，尤其是對那些已經爲國捐軀的同胞們！你們要看這些空中英雄怎樣施展他們的威力嗎？你們要看中國空軍的飛躍嗎？我們已經從「中國的空軍」及其他報章上把疊次的空戰實錄收集起來。這裏是一幕幕表現着。

這個集子裏面一共是六篇。黃震遐先生的那四篇文字異常美麗生動，一定會給讀者以活潑的印象。「再來一千個加藤」原題「魯南上空殲敵記」，我們爲了要補充些重要的材料，及篇幅關係，不得不把牠剪削了一下，這是對原作者非常抱歉的。「空軍壯士閻海文」一篇，雖不是敘述一個戰局，但牠強烈地表現出我們的軍魂和國魂，所以把來刊在最前面了。「四二九空戰實錄」那一篇是根據兩則通訊寫成的，將來當會有更充實的文章露佈出來。我們希望跟着這次空前勝利來的是更驚人的一幕，我們虔誠地向天空守望着！

空軍壯士闖海文

在江南淡青的天下，

大地曼舞着金黃的油菜花，

在一棵低垂的楊樹底下，

埋着我們空軍壯士的戰骨。

那墳——

是一個深深感動了的

不知名的日本武士替他造的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，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，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，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。

『在八月十七日早晨，淞滬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，沒有一絲的雲紗，沒有一隻飛鳥，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。祇有江灣北站會戰的雷鳴，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

鼓，風聲隱約中，還聽到嘶啞的喉嚨吶喊着：「前進！殺！」

在青天之上，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，被敵人的高射砲彈圍住，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。敵人的高射砲是集團使用的，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，帶狀的黑烟攔阻着霍克機的進路。霍克機越飛越低，尾巴忽然冒出青黑烟來，顯然中了彈。陣地上多數的敵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，呆呆地對着天空望着。

在霍克機快要變成「尾旋」的瞬間，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——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，渾圓，潔白，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。

陣地上的敵軍全發狂了，房屋裏，桑林竹林裏，街頭橋塊，陣地上，到處都蜂擁出來，指天劃地，嘈成一團，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，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面闖去。

「去看支那飛行士，支那俘虜！」

「支那空軍投降了」。

「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。……」

一邊跑，大羣粗短的「皇軍」一邊嘻笑着，亂嚷着。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。

中國的飛航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。

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，最多祇有二十二歲，飛行衣已撕破了，英武的直挺挺地站在一個大坟堆上，不肯屈服。

「皇軍」開始向他包圍，前前後後有數百人，後面還有數千人。他雖然祇有一人，但眼睛冒出火來，仍不後退，手裏握着一把左輪。

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，他用左輪答覆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，朋，朋，朋，三個日本人倒了下去，粗腿亂蹬着。日本人一齊奔逃，大聲吶喊，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，遠處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槍。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，臥倒在地上，都不敢抬頭。

「皇軍」對這「單人」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，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。

現在，年青的中國飛航員只剩一顆子彈了。日本人又爬前去，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吠，勒令士兵把這「支那飛行士」活捉過來，不許殺害。他眼看着前後左右，都是黃色的浪潮。抬頭是祖國微笑的青天；低頭，是祖國芬芳的花地。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，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——在野獸般的日本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時，他英武地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，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，朋！

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坟，上書「支那空軍勇士之墓。」

上面一段紀事是根據老百姓的情報和敵人的情報寫成的。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，纔二十二歲。

他是東北人——遼甯北鎮，寬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。

高個子，和平的性格，不大講話。喜歡運動，研究驅逐戰術，誰都同他好。

二十六年八月七日，他們從南昌到淮陰，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，八月十七日，他駕了驅逐機昇入祖國的青天中，就此一去不返了。

九月一日，在我方對閩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見登出了關於我閩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，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氏（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者）對閩烈士悲壯的殉職，非常感動敬仰，而發「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」之嘆。原文結論有云：『我將士本擬生擒，但對此壯烈之最後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（中略）：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，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，內容爲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，署名爲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，于鵬程萬里，干犯百死，深入敵陣之時，對此紙片猶能襲什珍藏，則劉月蘭芳名之爲閩之愛友，殆無疑義，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，雖如苞蕾摧殘，遺香不久，然對此多情多恨，深情嚮往之心情，雖爲敵軍，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』。

黃震遐作「中國的空軍」第八期

副隊長沈崇誨

八月十九日空軍第二大隊東海空戰實錄

「八一三」後，當第四驅逐大隊英勇地掃蕩東線血紅的上空時，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，亦劃了一道彩紅耀目的紀錄。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，便是第二大隊——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舉的戰績。如今相隔數月，雖已事過境遷，但當日既是爲了軍機上的顧慮，未便將此悲壯的戰史公佈於世，以致把這寶貴的材料一向都埋藏在黑暗中，則如今忽然光明，與世相見，縱然事隔半載，自然仍是新鮮的事——新鮮火辣的印象了。

第二大隊是中國空軍的鐵的骨幹，在整個空中抗戰過程中，要算這第二大隊給了驕狂的敵人以最痛烈的迎頭打擊，使敵寇於震驚恐怖之餘，不由自己的深深感到我第二大隊的威力。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「日之出」雜誌上發表的空戰論文中，曾經戰戰兢兢的提到：

「彼等所自誇的×××機，以之用作輕轟炸機，實有非常優異的性能，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，此種飛機，時速一百九十哩，續航力十小時，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，是九百三十哩，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，故若是無風的天氣，極易飛來。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，還不足七百四十哩，即使有小小的風，這種飛機，也可以十分容易飛來……」

日本爲免除我們優秀的×××機直襲東京起見，特地派出了大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我東海洋面，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。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本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，企圖將我們這一支偉大的突擊兵團——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。

木更津本鹿屋兩航空隊的襲擊，被我第四大隊和××隊打得油煎火化，大敗而逃。整個日本「皇國」的空中攻擊武力，在一星期內完全凋零破產，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和打擊。九六式攻擊機的慘敗，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的×××機，又發生新的恐怖。

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，擁塞在東海洋面佘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，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，沒有遮蓋的。三千五千噸的「皇國」小巡洋艦，千把數

百噸的小驅逐艦，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。

有史以來第一次，日本海軍忽然感到它自身的渺小。

第二大隊在開戰當初，早在太湖西區廣德附近的祕密場地內，集中兵力，取了待機的姿勢。當敵人用它全力向江浙兩省的上空從事侵略時，它祇讓英勇的第四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，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，紛紛撲滅後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，纔移轉目光於白龍港余山大小洋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陣——集注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，塞滿了陸軍的運輸艦上，和艘艘大艦光溜溜的甲板上。

在倚山面湖的廣德飛行場上，祕密集中了一百名寬橋的學生，十萬發機槍彈，百噸炸彈，和三萬匹馬力，加上雄壯的體魄，凌雲的壯志，犧牲的決心——湊成這個××大隊，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。

這第二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，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，就會像五師騎兵的金戈鐵馬齊在天
上馳過一樣，「天會撼，地也會動的。」

從八月十四日開始，××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！以鐵機轟鐵艦，是鐵的錘頭，打在鐵的砧上——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。

下面請看第二大隊中第×中隊隊長的一段回憶：

「八月十九日晨，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，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，昇入萬尺蔚藍的高空中。」

太湖的碧波如鏡，水汪汪的江南美麗的秋夜，展開翼下。

能見度二萬米，青天上有稀稀的一層薄雲。七架×××機強壯的發動機聲奏着雄武的軍樂，越過浦江閃爍之帶，繞過淞滬之烽火，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。

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，副隊長沈崇誨的「九〇四」號機似乎發生故障，尾巴冒出漫長的青烟，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。

沈崇誨是清華的學生，航校三期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，大家都曉得的。

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，不見「九〇四」號機，不見沈崇誨其人的影子。但見高空萬雲如

海，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。

花島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，

正午頃，率領着六架×××機繼續遂行任務。

七千五百呎青高中，祖國海岸消失了，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，橢圓形的沙洲。將近一時，在五千匹馬力的怒鳴中，佘山在望！

敵人的軍艦，約摸有十餘艘，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，有些在冒烟。

高度七千五百呎。進入轟炸航路——第一次就投下二千四百餘磅。

第二次投下三千磅！空氣緊縮着。

在兩噸半的鐵量傾壓之下，火光怒閃，海水狂沸，澄碧的海中，陡然激起山般的白色的水柱，夾着萬千碎片，蹂躪整個佘山附近的洋面。

三彈落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弦的一米達處，猛烈閃光之後，艦體逐漸傾側，冒烟，人員如螞蟻亂爬，終歸翻了過來，咚的一聲，汽鍋爆裂，又是白水的大山。

其他大小敵艦，同時四散逃命，藍水上劃了多數幅射的白浪紋。

歸途，青天，豔陽，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。

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速的掠影在雲中穿過，不辨敵我。

白龍港又在望了，浦東大沙洲的灰色的海岸線徐徐出現。劃分着金黃與藍色的海容的所在，即是白龍港。

這時看到在我們下方二千呎處，有一隻孤獨的×××機在慢慢的逡巡着。

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，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，驚慌失措，向上海蠕動逃去。機會太好，可惜炸彈已投光了，沒有可以打擊敵人的武器。

天哪，就在我們悲憤填膺，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，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，敵艦上方的孤獨的×××機（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「九〇四」號機了）忽然對準一艘敵艦，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！

我們的心，我們的血，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了下去！